



位于济南市天桥区西泺河路柳云小区以北的张养浩墓地。

【史海钩沉】

元代好官张养浩

□ 郭永顺

于东汉名臣杨震的清官佳话，面对送礼的人，不可因没人看到而接受，因为“天知、地知、我知、子知”。匾额高悬表明了张养浩仰慕先贤、清廉自守的人生志向。卸任时，他曾作《题四知堂》诗：“袖有归来赋，囊无暮夜金。三年何所得，憔悴雪盈簪。”他离开堂邑10年，百姓仍旧为他立碑，歌颂他的功德。

在监察御史任上，他说话从不藏着掖着，对于朝廷“折腾”的行为，总是极力反对。有一次，元武帝说好要去南郊行祭祀大礼，到了时辰又说身体不舒服，让相当于宰相的官员代替，奇怪的是当天刮起大风，冻死了许多人。别人没敢说什么，张养浩却说道：“代祀非人，故天示之变。”在场官员脸色都很难看，他并不在意这些人的脸色，写了一封万言书，进献给皇帝，直陈时政“十害”：赏赐太多、刑禁太疏、名爵太轻、台纲太弱、土木太盛等。因为“言皆且直”，结果为“当国者不能容”，先是免除了翰林待制，后又编织罪名，将他贬为平民，只得离开京城。

在礼部尚书任上，他积极推动，恢复了中断已久的科举制度，主持举办了第一次科举考试。为广纳人才，激励后学，他主张考试不宜过严，即使对落榜考生也给

予一定照顾，由此网罗了诸如张起岩、欧阳玄等许多名士，后来都成为治国名臣。当这些新进进士登门拜谢时，张养浩告诫他们说：“只要想着怎么用才学报效国家就好，不必谢我，我也不敢受诸公之谢。”他这种不培植私人势力的公心，得到当时和后人的认可。有了大批人才，元朝才出现了被称为“延祐之治”的盛世。

在参议中书省事任上，他直接参与朝政决策，正赶上元英宗登基后的第一个元宵节。听说英宗“欲于内庭张灯为鳌山”，他毅然决然上疏劝阻，说：“今灯山之构，所乐者浅，所患者深。愿以崇俭虑远为法，以喜奢乐近为戒。”最终阻止了这一奢靡之举。

我佩服张养浩，是缘于他虽居高位依然洁身自好，因为看不惯统治集团的腐朽黑暗，急流勇退，归居田园，且六次征召不出。直到1329年，关中大旱，陕西、河南的饥民达到67万户，朝廷征召张养浩为陕西行台中丞，负责赈灾事宜。虽然官职没有前几次的高，但他却临危受命，赴陕赈灾，并于行前做好一去不返的思想准备，“散其家之所有与乡里贫乏者”。

他一路上遇“饿者则赈之，死者则葬之”，在灾区真正地做到了想灾民之所想，急灾民之所急，打击囤积居奇，杜绝发灾难财；拿出官府积蓄，大力赈济灾民。在尽力庇护生民百姓的同时，张养浩置自己的身体于不顾，“到官四月，未尝家居，止宿公署，终日无少怠，遂得疾不起，卒年六十”。他用自己一生作为，最好地诠释了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的丰富内涵，是典型的为民敬业的好官。



【宽厚所街忆旧】

洪福

□ 范宁

在我的记忆中，外婆早年居住的宽厚所街从远处俯瞰，就像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“上海民居”邮票里画的那样，密密麻麻，一座房挨着一座房，相似的红柱尖顶、青瓦白墙。老街坊们都明白，这里的四合院飘满了人间烟火，这里的街巷处处都是故事。

洪福叔是外婆在宽厚所街的老邻居，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在家中排行老四。据说，他的母亲临产前因腹痛去离家五六十米的茅坑如厕后，还没等站起身，洪福叔便哇哇临世了。

上天给了洪福叔不到一米六的个头、瘦弱的身板、黝黑的肌肤和贫困的家境，也赐予了他智慧的头脑。他十一岁便无师自通，可以熟练地拆卸、组装半导体。等到八十年代，城区很多居民家看上了黑白电视，他又自制室外天线，帮大家把屏幕上的雪花点消除；谁家需要帮助清理机内灰尘，做做保养，他立马放下手中的活，随叫随到。

洪福叔三十五岁那年，经人介绍认识了福嫂——一个刚刚离婚的女子。福嫂又矮又胖，肿眼泡，在一家合作社做营业员。洪福叔把她视若珍宝，短短数月，福嫂的脸上竟泛起了带着光泽的红晕，双手也细嫩了很多。

一年后，洪福叔像见到天使般挨家挨户相告：自己有女儿了！小姑娘的长相继承了两个人的特点：洪福叔的皮肤、福嫂的眼睛。因为不想让女儿再过穷日子，夫妻二人便给她取名：金金。金金上初二时暗恋上班里的一个男生，几次向对方表白遭到拒绝后，有些精神恍惚，初三没上完就无奈辍学。洪福叔把家中积蓄全部用来给孩子治病，不到一年，刚过五十的他已白发覆顶。

前年，得知我的父母要粉刷房屋，洪福叔二话不说，带着自己的木梯、排刷和工作服就赶了过来。他的干劲一点也不比青年人差，常常一个半天，除了中间喝几口水，一直在忙碌着。他干活时不太说话，需要什么工具也都是自己起身，从不指挥别人干这干那。父亲看到他被星星点点的白色墙粉“打扮”得一塌糊涂，让他下来洗洗时，他总是逗趣：脸白了，不用化妆了。

此后很长一段时间，父母都没能见到洪福叔，他的电话也停机。不久前偶遇另一位邻居得知，福嫂患了乳腺癌，雪上加霜的窘境让洪福叔不得不卖掉房子，另租他处，在照顾两个病号的同时，挤出时间给别人做些修理维持生计。

经过不断打听，父母终于找到了洪福叔的住处。我们前去探望时，洪福叔正戴着花镜，坐在小马扎上忙碌着。屋里大大小小、等待重生的电视机、洗衣机摆放了不少，却没有一件属于这个家庭。

洪福叔见到我们，笑得十分灿烂，连满脸皱纹都写着“欢迎”。他说福嫂又不顾劝说出去买菜了，她想要在最后的日子里，多为这个家出点力。金金最近的情绪表现还算稳定，已经找到了一份给人打下手的力气活。

从洪福叔家出来，我忽然想到由余华《活着》改编的那部电视剧，主题曲是这样的：“福贵啊，福贵，啥叫福贵，福在那平安，贵在滋味……”

他的高风亮节，无论在何地，官居何职，他均为为官者树立了榜样。

在堂邑县尹任上时，有人说县官住的房子不吉利，张养浩说，我素以诚待人，向来不怕鬼。他不仅安然在县衙住了下来，还在门口挂上了一块匾额，上题“四知堂”三个大字。这个匾名源

西门电报大楼的盛衰

【行走济南】

□ 武存中

问候亲朋，实在平常不过吧？且不说从春秋到明清的“驿站”和“五百里加急”是如何传递信息的；也不说中国近代史上的“洋务运动”——李鸿章第一次架设电线被农民盗割所遭遇的艰难，我只说说我们济南的西门电报大楼。

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时，西门大街叫“估衣市街”，是一条窄窄的街道。现在的电报大楼其原址是西门邮电局。未开街之前，有一次，邮局职工书法家朱延慈先生，挥笔直接在门楣上书写对联，引得四周的人驻足观看，将一条马路围得水泄不通。从邮电局往东不远，是剪子巷口上的火车票预售所，每天到这里买火车票的人络绎不绝。街北面的经文布店、醴泉酱园也是济南有名的百年老字号。估衣市街的展览应该是济南市最早的城市改造。电报大楼是最早适应现代化发展的建筑之一。

那时候电报大楼的西面是营业所，也就是人们去打电报或者打长途电话的地方。大门朝北，里面东西两侧隔成一间间的电话间。东面的那座在当时看来巨大的楼层，里面全是电器柜、接触器什么的，占据了大楼的三分之二还要多。每

天去打长途电话的人，往往身在电话间，声音却穿越玻璃门，在整个大厅里震荡，声嘶力竭、高声吼叫，却仍然因为线路的原因时断时续。那种气急败坏的样子，今天仍然历历在目。

随着手机的普遍使用，电报大楼的辉煌化为灰烬。现在，它的大门口已经改到了西面，里面被分隔成了好几个卖手机的柜台。不能说门可罗雀，却也是惨淡经营。

我不知道电报大楼的东面现在做了什么，但我总有一种穷途末路的感觉。

手机、网络的普遍应用，使得地球变小了，距离变近了；但心与心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了。这有点像哲学上的认识论：一方面是越来越近的靠近，另一方面却是越来越远的离开。前几天我看见一则报道，说某老人盼望着儿女们过节时与自己拉拉呱，说说家常，但是，回到家里的儿女们却一个个抱着手机打电话，根本没兴趣与老人说话。于是，气得老人大发雷霆。

我们将来的生一定会越来越好，日子会越来越富有。可我真担心，这种越来越富有的生活，会把人们的心变得越来越无情，越来越冷漠。

问你，你经过汨罗江的时候，凭吊屈原了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，我刚刚到巫山的时候，上面就发布了特赦，所有参与这个事件的人都没事儿了。我现在已经到洞庭了。”

作如此设想，你肯定会说这是胡扯。但如果现在你远在异国，用手机打个电话

“凉风起天末，君子意如何？/鸿雁几时到，江湖水多。/文章憎命达，魑魅喜人过。/应共冤魂语，投诗赠汨罗。”这首《天末怀李白》是诗人杜甫乾元二年（759）客居秦州（今甘肃天水）所作。李白于至德二载（757）因永王之罪受牵连，流放夜郎，行至巫山遇赦得还。杜甫因眷怀李白，设想他当路经汨罗，因而以屈原喻之，赋诗怀念他。其实，此时李白已遇赦，泛舟洞庭了。

从时间上，杜甫在李白被流放两年之后写诗怀念这位老朋友。从地点上，一个在甘肃天水，一个已经回到了湖北洞庭，相距没有千里也差不多。从事件上，一个已经遇赦，另一个尚在鼓里，根本不知道。时间与空间二者的相对陌生，时事与境遇的绝对隔绝，没有信息沟通，才有了这首传承千年的诗篇。

如果这种事情放在今天，杜甫打手机问一下李白：“喂！李白吗？我是杜甫。你现在在哪里？你那事还没有弄明白吗？得抓紧哪！”

李白那边回话说：“哎哟！老朋友，你好，你好。我没有事儿了。”

“什么？没事儿了？”

“对，没事儿了。”

“哎哟！太好了。我想问